

《读者》

签约作家美文合集

青春馆



The Voice of Flowers Blooming

花开的声音

打开宽阔的大门，
通向我们梦一样的青春。

花开的声音最美，像一滴露珠滑过草叶一样轻盈。
其实每个人都是能够听懂花开的声音的。

李智红
/ 著



花开的声音
The Voice of Flowers Blooming

李智红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开的声音/ 李智红著.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5. 10
(《读者》签约作家美文合集. 青春馆)
ISBN 978-7-5484-2129-0

I. ①花…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08090号

书 名: 花开的声音

作 者: 李智红 著
责任编辑: 杨浥新 李维娜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里奥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报达人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2 字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2129-0
定 价: 19.8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梦想是盏灯

等待一只鹰	3
废墟上的花朵	6
做一只旋转的好陀螺	8
肩上的灯	10
舍得	12
洗佛	14
人生的背篓	16
坚持到最后一刻	18
梦想是盏灯	20
生活的力气	22
低下你的头	24
希望无敌	26
生命的高度	28
生命的钙质	30
爱心不败	32
等待一片绿茵	34
读写人生	36

第二辑 为生命建造一座桥

一碗水	41
善心如水	44
沧江石	46
爱的绝唱	48
生命之巢	50
为生命建造一座桥	52

花开的声音	54
栽种鸟鸣	56
窗外有条河	58
鸟的眼泪	60
母爱不长霉	62
请良知作证	64
回报根本	66
人生的两个机会	68

第三辑 又见炊烟升起

穿越生命的河流	73
喊那口老井为爹	76
小城人过年	78
穷家难舍	80
祖树	82
惜土如金	84
本命鸟	86
父亲的绝活	88
春天的花边	90
到五月的郊外看麦子	92
又见炊烟升起	94
乡下的蟋蟀进城来	96

第四辑 回到人类的原乡

一把镰刀	101
香格里拉的雄鹰	104

一条名叫泚江的河流	106
从永平到永德	109
处女之河	112
太阳最早照到的地方	114
回到人类的原乡	116
母性之湖	118
西双版纳的美	120
在洋人街发呆	123
大理烟雨	124
峡谷听蝉	126

第五辑 给生命化妆

放心不下	131
人生的“宝石”	134
大路的尽头没有宝藏	136
节约是富裕的门臼	138
给生命化妆	140
摒弃固执	142
卑微也是一种力量	144
诚实是一把钥匙	146
给人生安个方向盘	148
出乎预料	150
永不放弃	152
留有余地	154
给道德开个账户	156
好人是这个世界的魂	158
灵魂之门的钥匙	160

守诚如节	162
------------	-----

第六辑 快乐其实很简单

宽容无敌	167
快乐其实很简单	170
爱心传递	172
坚守善良	174
利人与利己	176
互相搭座桥	178
谁最快活	180
婚姻是张带黑点的白纸	182
最后的考题	184

第一辑

梦 想 是 盞 灯





等待一只鹰

每每仰望头顶上那片空荡荡的、寂寞而又缺乏生气与活力的、狭小的天空，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怀想起远在大山深处的故乡，怀想起故乡那片蓝得纯粹、蓝得剔透，明朗而又鲜活的、翱翔着许多铁黑色大鸟的天空。

我说的大鸟，其实就是山鹰。

说它是大鸟，不是因为它们的体形巨大，而是因为它们在翱翔着的时候，总能让我产生一种发自肺腑的、充满着宿命意味的敬畏和恐惧。

这些山鹰，是我迄今为止所见到过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猛禽。

在我的印象中，这些长了一身寒铁般的羽毛，双目犹如电光火石，有着一副锋利而充满力量与杀气的爪子和一张铜戟般锐利的喙的猛禽，经常驻足于凶险万分、悬空高耸的黑色石崖之上，凝着神，敛着翅，犹如一个英气逼人的王者，敞开着博大的襟怀，平静地注视着无垠的原野与山丘。

它们喜欢长久地盘踞在这些无碍的高处，让太阳的光辉烘暖它们身上那汹涌奔流着的热血。让号叫的山风，像漫卷而来的水流，激荡过它们的躯体，有力地掀动着它们身上那魔术师的黑斗篷般的羽毛。这时候，它们仿佛都是一块块长着翅膀，充盈着血性与力量的石头。一动不动，与整个石崖的颜色浑然一体，无法分辨。

更多的时候，它们翱翔着、盘旋着，巡游于广大的原野与天空。它们的翅膀永远地张开着，像两片坚韧的灰褐色寒铁。它们喜欢在灿烂的阳光，反复淬炼那锋锐如匕首般铺排开来的羽毛。它们在天空中翱翔的姿势，简洁而利索。有时还会像一片云朵一样，平稳地停顿在高空。抑或突然收敛起巨大的翅膀，迅猛如利箭般穿刺过宁静的大气，带着一袭飕飕的寒风，直扑大

地。那是它们在向着猎取的目标，发出攻击时的情景。在那一瞬间，我仿佛感觉到大地在微微战栗，天空也在微微摇晃。一种莫名的冲动，像突兀的电流一样，鼓荡着全身。

我曾亲眼目睹过一只山鹰与一条蟒蛇拼死相搏的情景。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一只威猛的山鹰疾然从高高的天空利箭般直射向窜出丛林的蟒蛇。眨眼之间，鹰与蟒蛇搅成一团，相互啄咬。蟒蛇皮开肉绽，山鹰铁羽零落。临危不惧的山鹰，最终把它那钢锥般的利爪深深地切入蟒蛇的脖颈，然后拼着最后的力气，猛然飞腾向高高的天空，再狠狠地将蟒蛇抛下。直到把蟒蛇摔砸得一命呜呼时，才见那只山鹰缓缓地落下，先细心地梳理好零乱的羽毛，擦拭干净鲜血淋漓的伤口，然后才有滋有味地品尝着猎获的美味。搏击的惨烈和胜利的喜悦，使它兴奋不已，自豪而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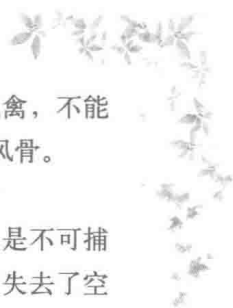
在我的印象中，只有鹰始终把天空当作永久的家园。它们从不惧怕风吹雨打，蔑视怯懦与自卑，总喜欢在众鸟永远难以抵达的那种高度之上，自由而快乐地飞翔。它们号叫于阳光灿烂的荒原，翱翔在风的激流、云的旋涡之上。它们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是宁静的天空中黑色的铁骑。

山鹰都爱把繁衍生息的巢穴，构筑在险峻而陡峭的绝壁危崖之上。远远望去，它们巨大的巢穴很像是一座黑色的古堡。当它们在空荡荡的天空上翱翔得有些疲倦的时候，就会突然收敛起呼呼生风的翅膀，回到它们坚固而温暖的巢穴之中。那情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纵横江湖的游侠，突然收敛起他的利器。抑或是一把寒气逼人的宝剑，响亮地回到了它宁静的鞘中。

据说山鹰的蛋很美，像玛瑙一样玲珑剔透，像星星一样闪烁着清幽的光泽。但在我们的村庄，还没有人真正见识过鹰的蛋。因为至今还没有人拥有那种胆量和勇气，去攀越鹰巢所盘踞的那些险象环生的危崖绝壁。

真正的山鹰，总是在从不懈怠的搏击中履行它们一生的使命。它们的墓地，就是险峻的雪山、耸峙的危崖，以及广大而辽阔的天空。除了被猎杀的山鹰，还没有人真正见识过山鹰的尸首。山鹰的逝去，也如山鹰的降临一样，不可捉摸。据说它们在临死的时候，都要让曾经并肩战斗的同伴，把自己撕扯得粉碎，将尸骨抛洒于奔流的江河或广大的天空。那是一种多么豪迈、多么悲壮的葬礼啊，众鸟之中，恐怕也只有山鹰，才能抵达如此修为、如此境界。

时下的天空，除了那大团大团地飘浮着的铅灰色云朵以及浓密的煤烟粉尘之外，我们已经很难再见到一只真正的鹰。城市的动物园里倒是豢养了许多种类的鹰，但我



始终以为那种已经被驯化得像家鸡一样温顺，仅仅只为供人驱使和把玩的飞禽，不能算是真正的鹰。因为它们的形神不在一体，徒有鹰的外表，缺乏鹰的精神与风骨。

真正的鹰，永远属于高远的天空，属于辽阔的原野，属于广袤的大地，是不可捕捉、不可战胜的。天空一旦失去了鹰这样的猛禽，也就失去了生机与活力，失去了广阔与血气。

虽然这是一个缺乏大鸟的年代，但我依然在坚贞不渝地等待着，等待着一只真正的鹰，御风归来。



废墟上的花朵

我先前工作的小镇名叫厂街，一个彝族乡的机关驻地，那是一个远在清末就已废弃的矿山。诞生于先前的矿场之上的小镇，周围十里，除了许多毫无章法地散落在旷野之中的土炉，便是堆积如山的废矿渣。不论站在小镇的哪一个角落，放眼皆是了无生气的焦枯和荒芜。除了几家居民的小院中栽种着几棵零星的果树外，整座矿山几乎不着寸绿。

据说，那几株稀罕的果树，还是小镇人费尽心思，铲去矿渣，从十里之外取来沃土，才得以培植成活的。这座废弃百年的矿山，含有多种对植物生长极其有害的元素。所以一年四季，小镇周遭，总是一片单调而又寂寥的荒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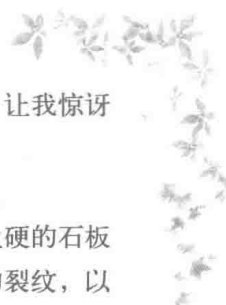
令人惊讶的是，就是在这样一片荒凉之上，却生机勃勃地生长着一种极尽质朴和散淡的褐红色小草。

这些褐红色小草，在矿脉延伸的地方及焦枯的矿渣之上，肆无忌惮地生长着。

这些比矿渣还要凡俗、还不起眼的小草，有着麻线一样纤细的藤蔓和因为缺少水份的滋润而显得十分枯焦的叶片。乍一看，全都是一副萎靡颓废的样子，既无生气亦无灵气。长年绽开着一一种细碎清淡的粉白色小花，虽能保持长时间的不凋不谢，但却没有丝毫的芳香。因而，这些盛开在荒芜之上的小花，总是被人们所忽略、所漠视。

我之所以对这种小草深为喜爱，完全是出自对它那种倔强而坚韧，甚至有些顽固的附着力和生命力的尊崇和敬重。

你瞧，不管是平滑陡峭的万丈绝壁，抑或是干枯焦硬的矿渣，只要借助一滴冷露，它们便能轻松地附着生长，并且逐渐会蔓延成阵势，呈现出一种



难以遏止的勃勃生机。它们作为一种弱小生命以坚毅与凛然的姿态而存在，让我惊讶不已，敬意油生。

这是一种我极少见过的，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活力的小草。即使是在生硬的石板上，它们也能生根繁衍。把那细若针芒的根须，深扎进那些石块细如发丝的裂纹，以汲取生长所必需的养料和水分。可以说，它们都是些渴不死的、大无畏的小生命。

我一直想不透，这些看似十分凡俗普通、十分柔弱随意的小草，何以经受住矿石废渣中那种有害元素的侵蚀，以一种令人惊诧的顽强存活下来？不过，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小草以自己所特有的，不可扼杀的生命活力，证明了大自然的高深莫测和不可思议。我曾向当地的老乡询问过小草的名字，遗憾的是谁也说不出口它们的名字。因为它们太凡俗、太渺小、太常见了。因此，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留意过它们。

在这座荒芜的矿山之上，在那枯焦寂寥的矿渣之间，它们没有姓氏也没有名号，纯粹是些俯拾皆得的凡花俗草。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无名小草的点缀，才使得这座废弃多年的矿山、这座崛起于废墟之上的小镇，有了一线生机；才使得小镇周遭的那一大片持久的荒芜，隐隐透出了丝丝生命的律动。

一个偶然的机，在一位曾在小镇工作多年之后进城谋生的好友的窗台上，我又发现了这种毫不惹眼的小草。它们被松散地栽种在一个漆皮斑驳的压缩饼干筒内，依旧是细小瘦长的藤叶，依旧是零星散淡的花朵。只是因了人工的栽培和土壤的肥力，生长得蓬勃而葱茏，比起那些野生野长的，少了些许的老辣，多了几分娇嫩。友人见我一副痴迷之状，便对我说，这种凡俗的小草名叫“报矿花”。凡是地下有矿藏的地方，必定有报矿花生长。这种小草虽然看着精瘦、干枯，但耐旱，好养，不造作、不娇贵，与普通人有缘。

前不久，我乔迁新居，一位做矿石生意的老板送了我一盆别有趣味的矿石盆景，刚续上水没两天，竟然又长出了一丛鲜嫩的报矿花。面对着这凡俗的小草，我竟然生出一种面对老友般的感慨和激动。

我常常想，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种生灵，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互相依存而又互不雷同。即使是像报矿花这样的小草的生存方式，也是极富有深意的。

你瞧，它们虽然长于荒芜，生于绝境，但扯不断的根须、渴不死的枝叶，却永远在谱写着一曲生命的赞歌。它们的生命与荒芜同在、与大地同在。

做一只旋转的好陀螺

小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买不起什么玩具，我就自己做。

父亲对木匠活、篾匠活都在行，我小时候常帮父亲打下手，看父亲制作木器、竹器，也学到了一招半式的手艺，做个简单的玩具，不在话下。于是，砍柴放牛的闲暇，我便常常拧着父亲的家什，做弹弓、雀笼、木轮车、竹筒水枪等玩具。不过，做得最多的，还是陀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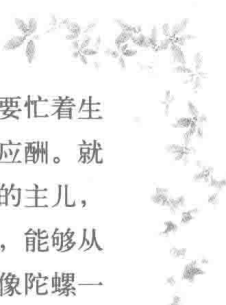
每次做陀螺，我都要做上两套，每套分大、中、小，然后一个一个地测试、一个一个地筛选。对那些不会转动的，或转动得不够平稳均匀的，或需要不断地施以鞭打才会转动的陀螺，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淘汰，丢进火塘当了柴烧。只挑选那些转动得最好的，留着自己玩耍。

儿时的伙伴，大多都会制作陀螺。于是，我们便时常自发地组织陀螺比赛。没有什么奖品，谁的陀螺不需要随时鞭打就能平稳地旋转，而且旋转的时间最长，就会被公认为是最好的陀螺。能评上好陀螺，就是最高的奖赏。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那些轻轻一鞭子下去，就能不停地旋转，并且旋转得时间最长的陀螺，才是最好的陀螺。

人到中年，人生突然就变得忙碌起来。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每个时段都被忙碌充塞。生命在高速地运转，生活在忙碌地进行。这忙碌的人生，让我突然就联想起了儿时玩过的陀螺。仔细想想，不停歇地在忙碌着的我们，其实与一只高速旋转着的陀螺，并没有多大的分别。

陀螺在不停地旋转，这由不得陀螺。我们在不停地忙碌，这也由不得我们自己。没有人喜欢忙碌，但又不得不去忙碌。忙碌，其实就是人生的一种常态。青少年时，要忙着读书、忙着游戏、忙着建构五彩缤纷的梦想。成



人之后，要忙着就业、忙着恋爱、忙着上班、忙着攒钱。结婚成家之后，则要忙着生儿育女、买房置业、打理生活。而立之后，又要忙着奋斗、忙着交际、忙着应酬。就是老来退休，也要忙着照看儿孙、侍弄花草、健体强身。就是那些游戏人生的主儿，也要忙着堕落、忙着颓废、忙着酒绿灯红。人生在世，无时不忙，无事不忙，能够从忙碌的人生中超脱抽身的，其实没有几人。这种宿命的忙碌，让我们不得不像陀螺一般，在生活的鞭打之下，不停地旋转、旋转。忙碌的一天结束了，紧接着与太阳一道升起的，依旧是同样忙碌的另一天。

于是，我们抱怨忙碌，我们厌倦忙碌，我们痛恨忙碌，我们甚至逃避忙碌。但是，我们是否真正地沉下心来仔细想过，其实就是这谁都不会喜欢的忙碌，充实了我们的生活，丰富了我们的人生。

岁月因为忙碌，所以才有春秋交替，才有除旧布新；季节因为忙碌，才有春种秋收，才有麦穗的饱满、稻花的芬芳。商家，因忙碌而财源广进；市场，因忙碌而欣欣向荣。

忙碌着的土地，是永远不会荒芜的土地；忙碌着的鸟儿，是永远不会挨饿的鸟儿；忙碌的机器，是运转正常的机器；忙碌的思想，是最具活力的思想。

江河昼夜流淌，够忙碌的，但这一忙碌，它就活了。库塘静止不动，够清闲的，但这一清闲，它就废了。

最忙碌的地方，也是最具生机与活力的地方；最忙碌的行业，也是最有潜力和希望的行业。

只有那些已经报废的东西，它才闲着。

美国有位98岁高龄的老妇人，已经连续获得三届常青组游泳比赛冠军，当记者问她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时，老妇人笑着说：“让生活像游泳一样，不断前进、不断运动，”紧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不要老是停顿在那儿，否则就会沉下去！”

我们应该以一种感恩的心态，来拥抱生活所赐予我们的这份忙碌。因为忙碌，属于我们的每一天，才无比的充裕、无比的密实。

还是那句话：只有那些轻轻一鞭子下去，就能不停地旋转，并且旋转得时间最长的陀螺，才是最好的陀螺。

肩上的灯

在我稍稍懂事的时候，母亲就曾告诉过我，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有着两盏灯，左肩一盏，右肩一盏，只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肉眼凡胎，所以看不见肩上的灯而已。母亲说，其实那两盏灯就是一个人的元神、一个人的正气、一个人的精神。不论是谁，只要他肩膀上的那两盏灯永远不被吹灭，他的生命就会充满生机、充满朝气，充满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的故乡坐落在滇西大高原的群山峻岭深处，那是个盛产神话传说和鬼魅故事的彝族寨子。寨子里的老辈人都喜欢讲故事，我们这里都把讲故事称为“编古”。“编”得最多的，自然都是些稀奇古怪的山精鬼魅的传说。尤其是那些山精化美女，水鬼幻少年的曲折离奇的故事，常常听得我们毛骨悚然。鬼怪的故事听得多了，每到天黑便不敢出门。总觉得那黑黢黢的山坳里，随处是鬼影，遍地有妖怪。谁只要稍不留神，就会被掳了去，吮其血、食其肉、剥其皮、摄其魂，那可就惨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最惧怕的一件事就是走夜路。不是怕到处的空旷荒野，而是怕不小心会撞上“编古”编到的那些阴森恐怖、狡诈凶残的山精鬼魅。母亲见我胆小如斯，每到夜晚连门都不敢出，便告诉我说，其实那些山精鬼魅一点也不可怕，只要你肩膀上的那两盏灯永远亮着，任何邪魔鬼魅都不敢靠近你。尤其是在走夜路的时候，心里再害怕、再恐惧你也不要回头，要一直坚定不移地往前走。这样，你肩膀上的灯就会越燃越亮。如果你老是回头张望，就会把肩膀上的灯给吹灭的。灯一灭，那山精鬼魅也就乘虚而入了。

记得九岁那年的一个冬天，母亲突然病倒在床，发着高烧，父亲又出外做副业去了。天近黄昏，母亲的病情却一点也不见好转。门外呼啸着刺骨的北风，天空中斜斜地悬着半边暗淡的月牙儿。我是家里的老大，弟弟妹妹又太小，不能相帮着做点什么。没办法，我只好咬咬牙，独自一人摸黑到五里